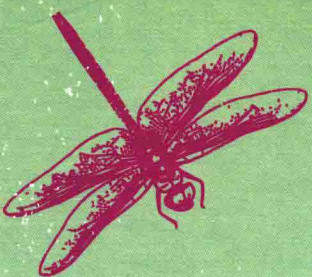


阿袁◎著

上邪



作家出版社

上邪

阿袁◎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邪 / 阿袁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2
(中国作家·江西原创)
ISBN 978-7-5063-9317-1

I. ①上…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5348 号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江西作协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

上 邪

作 者: 阿 袁

责任编辑: 翟婧婧

装帧设计: MORE 创意·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79 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17-1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作家·江西原创

总 策 划 / 何建明

总 协 调 / 汪天行 刘 华

叶 青 黄宾堂

评委会委员 / 张 陵 张水舟

包明德 张亚丽

统 筹 / 江 子 秦 悦



阿袁

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读小说多年，写小说亦多年，代表作品有《鱼肠剑》《郑袖的梨园》《子在川上》等。

一、朱茱与孟渔

师大中文系资料室的姚老太太，在每周二上午九点半左右的时候，一定会站在北面的窗户前往下看的。

看什么呢？下面其实什么也没有。如果是站在南面的窗户下，春天一来，还有不少景致好看，有几株广玉兰，几株黄槿，还有十几株桃花。不过，姚老太太其实不怎么喜欢看桃花的，嫌这种花的颜色太粉了，粉色俗艳，也贱，《红楼梦》里只有丫环仆妇才穿粉色衣裳呢，而太太们，都穿绛红，或者深紫，那些颜色才富贵，姚老太太对颜色的符号性是很讲究的。而且，桃花的花期也太短了，开不了几天，几场风雨下来，就花谢花飞了。林黛玉在大观园葬的花，就是桃花。这花也和林黛玉一样，薄命。姚老太太虽然快六十了，却因为在资料室工作读了不少文艺小说，性情还多愁善感得很，看了薄命的桃花总免不了伤心。因此，即使三四月桃花盛开的时候，姚老太太也不会站在南面的窗户下，不单不会站在南面的窗户下，就算有时要到前面的邮局去办事，姚老太太也每每故意绕开了走，嫌这花晦气。但五到七月的时候，姚老太太就经常站在南面的窗户前了，因为她喜欢的绣球花开了，黄槿边上种了一大片绣球花，花开的时候，红红紫紫的，有一种花团锦簇的吉祥。姚老太太喜欢这种团团圆圆的感觉，看这种花，就如看《西厢记》和《女驸马》那样的古典爱情小说，或者看《一夜风流》和《西雅图夜未眠》那样的好莱坞电影，都有美满的大团圆结局。姚老太太年纪大了，现在就喜欢这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团圆感觉。

姚老太太的这种花论让中文系孟渔老师嗤之以鼻。孟渔喜欢桃

花，特别喜欢，桃花怎么可能俗呢？《诗经》里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何其美的意境！完全可以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相媲美呢！还有陶渊明，那是中国第一清高不俗的文人，也喜欢桃花呢，所以写了《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多美！多有意境！假如有可能，他也想种上数百步的桃花呢，也想中无杂树呢，把玉兰黄槿绣球什么的，统统都拔了，全种上桃花，在人文楼前整出一个桃花源来。这当然是痴心妄想。首先人文楼前面没有几百步开阔的地方，就算有，他也没种树的权力，那是后勤处花圃科的事，是中文系肉食者的事，与他小民何间？不过，有十几株桃花看也算不错了，全师大也就这十几株呢，都在人文楼。花开得繁的时候，如果虚了眼，也是能看出桃花源的效果来的。可这么美的花朵，在姚老太太那儿，竟然是俗贱的花朵，竟然是晦气的花朵，真是不可理喻！就因为开不了几天就落吗？但花开花落那不是花的自然吗？花之美，本来就在于花之落，比起看花开，看花落不是更高级更有格调？看花开纯粹是感官的享受，而看花落才是精神层面上的事情，是一种升华了的看，等于看哲学书呢。花开是儒，花落是道，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哪个不是儒道兼融的？不过，这些想法孟渔懒得和姚老太太探讨，和一个资料员，还是一个快退休的女资料员，探讨什么？

于是，姚老太太和孟渔各看各的花。

三月桃花开的那些日子，孟渔早早地就到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在一楼，最东面的一个角落，正对着桃花呢，从窗户一伸手，甚至都能折到桃花了，当然，他从来是不折桃花的，不像隔壁新闻系的老鄢，喜欢折花，插在他书桌上的酒瓶子里，桃花开了折桃花，玉兰开了折玉兰，桃花也没开玉兰也没开时他就胡乱折些树枝。老鄢折花从不避人的，不仅不避人，甚至故意当了女老师们的面折花，他以为这就是风雅呢。可这也叫风雅？附庸风雅还差不多！有女老师开玩笑地批评他不道德，他还色眯眯地语带双关地说，花开堪折直须折。孟渔觉得好笑，全人文楼的人，都知道鄢师母家教甚严，连老鄢招的女研

究生鄢师母都要先一个个面试过，姿色只要在五分以上，统统杀无赦。所以女生去老鄢家，之前个个都要把自己糟蹋成惨不忍睹的样子，让师母看了放心。还花开堪折直须折？他也就敢折折人文楼前可怜的花朵树枝，以此来意淫呢。他也只能意淫吧？一个快六十的男人，不意淫还能怎样？

孟渔有些刻薄地腹诽老鄢。

孟渔从不折花，只看花，而且只看桃花。这和老鄢的境界就大大地不同，老鄢对花，基本是无操守之泛爱，而孟渔呢，因为对桃花的偏爱，就显出一种忠贞的美德来。

这一点和姚老太太倒是殊途同归。孟渔只看桃花，而姚老太太呢，只不看桃花。因此，三月桃花开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个人会站在南面的窗户前，一个人会站在北面的窗户前。

但每周二上午九点半左右的时候，孟渔和姚老太太都会不约而同地站在北面的窗户前了。

北面窗外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没有树，也没有花，只有光秃秃的一块水泥地，水泥地上停了两排灰不溜秋的车。它是人文学院老师们停车的地方，等于是停车场。

一个停车场有什么好看的？

如果是年轻老师，也有可能是在看车。人文学院的老师，在师大相对穷酸，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一个系比一个系穷，因此人文楼前的车，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都是福特、SKODA什么的经济实用型车，完全没有审美价值。如果要看车的话，应该到建筑学院或食品工程学院的楼前去看，那儿什么车都有，宝马、VOLVO、甲壳虫，甚至还有牧马人和悍马。年轻的男老师中午到九食堂吃饭时——九食堂虽然离人文楼有点远，但离那两个学院近，天气好，他们就绕过去，然后买了饭坐在那两个学院前的草地上吃，一边吃饭，一边看车，也算秀色可餐。当然，这种看，也和老鄢折花的性质差不多，都属于意淫。因为人文学院的年轻老师，压根儿是买不起那些车的。即使SKODA，那也只有教授副教授才买得起，至于年轻的讲师，就

只能怀着“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神情看看了。天晴了，去看悍马去看牧马人，下雨了，就退而求其次地站在人文楼前看看SKODA和福特。

但姚老太太站在北面的窗户前不是看车，她对那两溜乌鸦似的车完全没兴趣，那她看什么呢？她看朱茱老师，和朱茱老师的老公沈一鸣教授。

朱茱老师的课总在周二，也总在上午三四节，于是九点半左右——左右都不会超过十分钟，朱茱老师就会从她老公沈教授的车上下来，然后袅袅婷婷地走进人文楼的北门。

不过，姚老太太看的不是朱茱老师的袅袅婷婷，而是在朱茱老师袅袅婷婷之前的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有什么呢？不过是沈教授下车，朱茱老师下车，然后两人一起走到车后面，沈教授打开后备厢，给朱茱老师一样一样拿东西：灰蓝色讲义包、红色水杯、小花伞，有时还有些别的东西。沈教授递一样，朱茱老师接一样。再然后，沈教授就开车走了，而朱茱老师转身，袅袅婷婷走进人文楼。

每次都一样，有什么好看呢？

可姚老太太就是觉得好看，百看不厌。

姚老太太觉得，看朱茱老师和沈教授在一起的样子，和看绣球花开差不多，和读《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差不多，虽然姚老太太并没有见过关关雎鸠，也不知道雎鸠到底长什么样子，或两只雎鸠在一起时是什么样子，但姚老太太觉得应该就是朱茱老师和她老公沈教授在一起琴瑟和鸣的那个样子。

那样子每回都把姚老太太看得想哭。

姚老太太现在看不得这种花好月圆的东西，一看就想哭。早年那些让她看得肝肠寸断哭得稀里哗啦的悲情故事，比如晴雯被逐大观园，比如《花样年华》梁朝伟和张曼玉最后的擦肩而过，现在对她的泪腺都不起作用了，她铁石心肠十分淡定地看着他们生离死别；但一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比如《西雅图夜未眠》里那男女主角最终在帝

国大厦相遇的那一刻，或者花开并蒂，或者鸳鸯交颈，她的眼睛就会一酸，然后眼泪哗地落了下来。

她老公说她有毛病，看悲剧不哭，看喜剧却哭。

和姚老太太一样，孟渔站在北面的窗户前，看的也是朱茱和朱茱的老公沈一鸣。

不过，他和姚老太太看的重点不一样，姚老太太重点是看沈一鸣教授，其次看朱茱，孟渔呢，重点是看朱茱，其次看沈一鸣。

在姚老太太的眼里，沈教授这个男人真是好，好到无可挑剔。不论风度、学问，还是人品、性情，几乎都丝丝入扣地符合姚老太太对男人的要求，简直可以说增一分太腴减一分太瘦。沈教授也是师大的老师，是化工系高分子材料专业的，他的情况，姚老太太十分清楚——其实姚老太太清楚了，也就意味着中文系的老师清楚了，她是师大信息专业毕业的，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都体现出相当的专业精神——包括沈教授清华和麻省理工的双料博士出身，沈教授在麻省理工的博导，据说是位非常牛×的美国老头儿，差一点儿就得了诺贝尔奖的；包括沈教授的博导身份，沈教授是师大最年轻的博导，不到四十就是博导了；包括沈教授的业余爱好，他的业余爱好是下围棋，一个人下；甚至包括沈教授的饮食偏好，沈教授是婺源人，口味清淡，喜欢吃清蒸的菜，清蒸鱼，清蒸南瓜，清蒸藕——藕也能清蒸了吃，真是怪，在他们这个地方，藕都是用来凉拌或炖汤的，或者加了葱姜蒜小米椒一起爆炒。那么素的菜，还要清蒸，怎么吃得下？难怪他会这么爱朱茱。朱茱就素得很，是个看上去和清蒸藕一样的女人。

姚老太太很羡慕朱茱。其实，一个女人，能让姚老太太羡慕可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她自己虽然普通得很，自己的生活也普通得很，但她眼界高。世上的女人多如牛毛，说起来，姚老太太也就羡慕两个，一个是林徽因，才貌双全，集三千宠爱，老公梁思成爱她，诗人徐志摩爱她，哲学家金岳霖为了她，甚至终身未娶——最后这个，尤其让姚老太太感动得不得了，只要一谈起，就要热泪盈眶的；另一个呢，

是朱茱老师。林徽因再好，毕竟有点远，远得有点像传奇了，不像现实生活里的人。但朱茱不一样，朱茱是身边的人物，她站在窗前就看得见，在教室外的走廊里也碰得见。朱茱老师的才貌，在姚老太太看来虽然一般，或者比一般好些，但她嫁了沈教授，这就够了。因为沈教授那样的男人，完全是能以一当百的，或以一当千，也就是说，朱茱老师虽然被沈教授一个男人爱着，也约等于林徽因的集三千宠爱了。这一点，甚至让姚老太太隐隐地感到愤愤不平，凭什么呢？说起来，朱茱老师的条件是好，可其实还没好到让沈教授那样的男人那样爱法的程度。沈教授是如何爱朱茱的，全中文系的老师都知道，他堂堂一个麻省理工的博士，堂堂一个博导，竟然吃鱼时会亲手帮朱茱挑鱼刺，这个画面中文系的许多老师都见过的，系里有不少老师和他们夫妇一起吃过饭，沈教授是个在饭桌上极矜持的男人，吃东西的风格和中文系男老师不一样，中文系的男老师虽然学文，但在饭桌上，基本没有文质彬彬的习惯——这也难怪中文系男老师，仓廩实然后知礼节，中文系的老师一向穷，仓廩从来没有实的时候，怎么能在饭桌上知礼节呢？总是菜一上来，他们就很不客气地动筷子了。吃，吃，他们一边劝别人，一边已经敏捷地把自己相中的那部分捞到自己的嘴里或碗里了，等到沈教授开始捞的时候，一条鱼差不多只剩下鱼尾了，鱼尾刺多，尤其是白鱼的尾，密密麻麻地全是绣花针一样的小刺，沈教授用他又白皙又秀气的手，把绣花针一根一根地剔净了，然后放到朱茱面前的碟子里。中文系的男女老师都啧啧称赞，那称赞里明显有反讽的意思，他会面红耳赤地解释说，朱茱不会挑刺。一边的姚老太太听了，甚至都生气了，又不是孩子，又不是没长手，怎么可能不会挑刺呢？而且据说沈教授还会系了围裙下厨房，姚老太太和他们夫妇没有私交，很遗憾没有机会吃上沈教授亲手做的菜。她都不能想象玉树临风的沈教授系围裙在厨房做饭的样子，一想，又忍不住生气了，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样的老公，侍候他还不够呢，每日供起来都应该呢，怎么还舍得这么使唤他作践他？朱茱这个女人，真是不懂事，也真是命好！

但孟渔不这样看。孟渔持的正是相反的观点。他觉得一个男人，不论他是怎样的男人，如果娶了朱茱这样的女人，那么怎么爱都是应该的，都是不过分的。这个观点，一开始不是他的，而是隔壁老鄢的，还有隔隔壁孙东坡老师的，他们有时会在一起聊聊天，一般都是先聊些学界发生的新闻事件，然后是师大的是非，再然后就开始聊人文学院的女老师了。他们这种聊天的方式，有点儿像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总是由远及近的，先是大远景，然后中景，再然后近景，最后呢，就聚焦到朱茱老师身上了，每次都一样。一般都是孙东坡老师先提起，孙东坡似乎特别爱提起朱茱，简直有点儿情不自禁的。老鄢笑他，是不是爱上朱茱老师了。他矢口否认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纯属文学意义的审美。老鄢也一样。他夸朱茱“樱桃樊素口”，夸朱茱“杨柳小蛮腰”，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他解释，纯属一个摄影艺术家的审美，一个摄影艺术家的审美。老鄢是搞摄影出身的，年轻时有作品得过摄影金像奖的，之后就以摄影艺术家自居了。这种时候，孟渔就笑笑，他一般不插嘴的，他本来就不是个话多的男人，也不怎么喜欢议论女人，这一点，他和孙东坡他们不同，他们喜欢哪个女人就想谈论哪个女人，但孟渔呢，越是喜欢哪个女人，越不会谈论哪个女人。

但那个时候孟渔其实还没有喜欢上朱茱的，应该说他那时还没有喜欢上任何一个女人，他的心思，都还在事业上。三十而立，他都三十出头好几直接奔四了，事业还没有立起来，因此他焦虑得很，虽然面上也还是云淡风轻的样子，无可无不可的样子——这是他的习惯，是打小就练就的能力，差不多算童子功了，越对什么东西上心，就越做出一种不在意的样子。他喜欢暗暗下功夫。高三那年，班上那些成绩好的学生，一个个都做出咬牙切齿地拼了命学习的样子，课间休息时看书，上食堂吃饭也边吃边看书，上厕所也边上边看书，只有他，还在漫不经心地看乱七八糟的闲书呢，老师急了，父母也急，但他们不知道，他其实一直在用功学习呢，闲书不过是掩饰。他和别人不同，别的同学用课本掩饰，本来是在看乱七八糟的漫画呢，老师或父

母一走近，就装模作样看课本了；他呢，正相反，本来是在看课本呢，但父母和老师一走近，他反倒看起漫画来了。他不想他们看见他努力学习。他就要做出一种不努力的样子。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朱茱真正进入他的视线，或者说对朱茱之美，真正有了感觉，是在一次系会上。之前他已经听他们说了无数次朱茱朱茱，但他一直是置身事外的，就像听别人谈张曼玉刘若英汤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但那次系会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天孟渔正好坐在朱茱边上，之前他不知道，朱茱是后进来的，当时他在看书，不记得是张爱玲的《年轻的时候》，还是王安忆的《长恨歌》，那段时间他正在写一篇海派文学研究论文，是为几个月后的一次会议准备的。系主任陈季子那天讲的什么，他没听，他一向不听系领导讲话的，都是废话，完全没有听的价值。也不单是他，系里大多数老师都和他一样，拿本书看，或拿了手机看，或干脆闭目养神，大家自个儿忙自个儿的，或自个儿闲自个儿的。反正陈季子对这一点不介意，他只要开会大家都来，都安静地坐着，对他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尊重就够了。会开到一半的时候，陈季子起身去倒水，老师们也纷纷趁机说上几句话，他受了干扰，从书中抬起头。刚一转脸，就看见朱茱的两瓣红唇了，微微地张着，如半开半合的桃花。那形状和颜色，真如三月初开的桃花花瓣，他在现实世界里，还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性感的嘴唇，还有眼睑，还有耳垂，都像桃花花瓣一样白里透红。他嗡的一下，人就蒙了，血涌了上来，下身突然变得硬硬的，硬得不行，把牛仔裤的门襟都顶了起来。他慌乱地用书挡着那儿，一动也不敢动。直到会议结束，人走完了，他都十分尴尬地保持着那种坐姿。

之后他再看见朱茱，他的身体总会有反应。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要说，他也不年轻了，三十七了，不再是荷尔蒙旺盛的年龄，对性其实没有那么如饥似渴的，应该说，不仅不如饥似渴，甚至还有点儿冷淡了。他老婆因此都有些幽怨，他们夫妻生活，十天半月的，也过不上一次。他老婆也是个骄傲的人，这方面又一向习惯了他“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的方式，于是也不会主动。即使有需要的时候，只是不高兴。他一个星期不逮，两个星期不逮，她也不作声。只是把脸拉得越来越长，她本来是长脸，一拉，简直成马脸了，还是蒙古马——她是单眼皮，肿眼泡，眼角还略略有些往上吊，皮肤也是枣红色，是蒙古人的那种长相。他假装看不出来，他实在没那个心情。中年男人要在事业上春风得意，那方面才能强悍吧？像他们的前校长，因为腐败，被纪检双规后，交代出和几十个女人有染。当然，这几十个女人当中，有十几个已经是“俱往矣”，但还有十几个，是“还看今朝”——前校长最喜欢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听说每次做完这事后，都要激情澎湃地吟诵这首词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或许是编派的，是师大男人拈酸吃醋的恶意编派。但前校长确实喜欢吟诵《沁园春·雪》，孟渔就在大会上听前校长朗诵过，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相当不错。前校长说他是要与师大全校师生共勉，是励志的意思。那么，他在床上吟诵这个，也是要励志了？可不要励志，同时十几个女人呢，单靠服冬虫夏草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发扬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精神。师大的男老师讥讽说。他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的，义愤填膺的同时，也不由得惊叹前校长的宝刀不老。前校长五十多了，身子骨看上去还文弱得很，同时十几个女人，怎么吃得消？事业是男人的春药，看来是真的。但孟渔没有这种春药，他三十五了，还是副教授，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他曾经竞聘过图书馆的副馆长，但没有竞聘上。也竞聘过现代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没有竞聘上。这让他十分郁闷，学而优则仕，这一向是读书人的理想。可他学而优了，却一直仕不上。之后他就再也不去竞聘任何职务了。没意思，没意思得很。他变得心灰意冷起来，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了。他本来是个很有野心的人，虽然看上去总是一副清心寡欲无可无不可的样子，但那只是他一贯的障眼法而已，他内心一直是野心勃勃的，可连续两次在政治上失意后，他的勃勃到底经不住，变得真有点清心寡欲了。

可朱茱，又让他开始勃勃了！

每周二站在窗前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回到了青春期。他的青春开始得比别的男同学晚。别的男同学从初中十三四岁起就开始手淫了，他呢，一直到大学十八岁才开始第一次手淫。但打第一次之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段时间他过得真是暗无天日。同宿舍的六个男同学，其中三个有女友了，他们旺盛的雄性荷尔蒙有了去处，所以不需要找机会手淫了。另外两个，一个按他自己的说法，因为打初中开始就老吃老做，现如今已经废了；另外一个无耻得很，也不管宿舍有人没人，只要需要了，大白天的就可以拿本色情杂志，往他的上铺一爬，蚊帐一放，就铿铿锵锵地干了起来，简直和楼下收发室老头儿养的公狗一样。他不行，他从来不能当了人的面做这事，总要等到夜深人静之后，才悄悄躲在被子里做。可宿舍那几个都是夜猫子，不到半夜决不睡觉的。于是他只能熬，熬得比他们更晚。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是精疲力尽的，眼圈发黑，走起路来也风摆杨柳的，宿舍里的人说他像《聊斋》里被狐狸精吸了元气的书生。他真是走火入魔了，看见什么都联想到性，在食堂看见炒后张开的蛤，在小花园看见喇叭花，甚至在图书馆看见禁止吸烟的红色图标。反正条条大道通罗马。他的身子经常像火药一样，也不知什么会是引子，随时可能膨地把他引爆了。因为这个，他从来手不释卷的，一本大十六开的教材，以防不时之需。万一身子突然因为什么又有反应了，他就得坐下来，用书挡了前面，假装看书的样子。有时也有不方便坐的时候，情况就比较难处理，但他也会很机智地掩饰过去。他一向低调，做人又一本正经，所以没人会特别注意他或拿他开玩笑。

好在他的青春期持续的时间不长，差不多一年就过去了。一年后他就能十分平静地面对那些能引起性反应的任何事物。别说喇叭花和炒蛤那些象形物，即使很漂亮的女人从他身边经过，他也能基本无动于衷了。他本来就是个自制力很好的人，只不过在青春的沼泽里沉沦了那么一小会儿。谁的青春不沉沦呢？他理解并原谅了那段时间自己的荒淫无耻。在这个世界上，说到底，能心疼自己的，也只有自

己了。

和女人实际交往给他带来的兴奋程度一开始和手淫也差不多，当然比手淫感觉更堂而皇之一些，因为那是更道德更合伦理的兴奋。但它们的生命期是差不多的，都是一年左右，一年后，他和他的对象——也就是现在的老婆基本就进入了按部就班的状态。他倒也不是太失落。激情如烟花，都有转瞬即逝的特征。他是个很理性的人。按部就班没什么不好，那才是日常的状态。男人那种强烈到晕眩的生理快乐也就两年，以他的经验来说，后来也就是惯性需求了，和吃喝拉撒一样。

偶尔他也困惑的，在某次索然无味的性生活之后，他才三十几岁，难道就老了吗？男人会不会也和植物花朵一样，花期会不同，有的花如桃花樱花，开几天就谢了；而有的花，就如扶桑月季，可以开上大半年。他是不是樱花桃花那样的男人？而别的男人是扶桑月季？有几次他很想和孙东坡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当然没有开口，他是个谨慎的人，他怕孙东坡会多想，以为他这方面不行了，他其实是行的，只是没有了以前那种强烈的欲望，那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劲头。以前为了这个，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和老婆刚交往的那一年，他老婆利用他这一点，恶狠狠地奴役过他。连她的内裤都是他洗的。不洗的话，后果你知道，她翘了下巴要挟他说。他于是乖乖到水房去洗她的内裤了。他那时还住在筒子楼，水房是公共的，他就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洗她的大红内裤。她是故意的。他老婆没文化——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这种地方，一个卫校毕业的护士，基本就算没文化了——身上有很小市民的虚荣，特别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对他的绝对控制。后来她再这样要挟就没用了，他就是不洗，后果他知道，知道又怎么样？他不怕。他们冷战最长的时间是两个月，他老婆一开始还扬扬得意有把握得很，以为他一定憋不住，男人嘛，在某方面和畜生是差不多的。她同事都这么说。校医务所不忙，几个女医生女护士，在一起时会聊到这个。可他几乎不需要憋，那两个月里他的身体基本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其间只有一两次微微地起了一点波澜，动静也不大，不

过是清风徐来水波荡漾的涟漪程度。他自个儿在卫生间就解决了。这样更省事。其实就是不解决也可以的，只要稍微冥想一下别的事情，也就岔过去了。他也很习惯冥想的，佛家坐禅般。无欲则刚，他后来领会了无欲的好。他老婆的下巴还是抬得很高，但那是虚张声势了，或者说恼羞成怒。他们之间的关系从那之后就彻底颠倒过来了，这一点，他知道，她也知道。有时心情好，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或者他老婆那天做了他特别喜欢吃的菜，加上些别的因素，反正天时地利人和之后，他还是会和老婆云雨一番的。他不是不行，想要了还是可以要的。不过，和以前那种欲火焚身暴风骤雨到底不同了。

他以为自己过了欲火焚身暴风骤雨的年龄。那只是生命里的一个短暂阶段。世上所有的生物都有那个阶段的，是生命饱绽的结果，如蝴蝶展翅，如昙花一现。但展过了现过了，也就完了，不能再来一遍。有些东西是不能重来的，当初朱元璋吃的珍珠白玉翡翠汤，后来再吃，也就是普通的青菜豆腐汤。青菜豆腐汤才是男人生命的真实，如纪弦那首《傍晚的家》里所写的：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几年前的事已如烟了，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珍珠翡翠是幻觉，人一饥饿，是很容易出现幻觉的；但青菜豆腐才是现实，才是日常。孟渔对此有充分认识，并且很理智地接受了，并没有觉得太悲伤。

可朱茱，似乎又把青菜豆腐变成珍珠翡翠了。

仿佛她是回春丹药一样。

站在窗前的孟渔，有大半个身子被墙挡住了，也亏得挡住了，不然让别人看见就十分不雅，因为朱茱袅袅娉娉走过来的时候，孟渔墙上面的一只手抱了自己的胳膊，墙下面的那只手，放在裆那儿，正急鼓繁弦般地上下套弄。他现在的性生活，规律得很，每周一次，都发生在办公室，发生在朱茱离开老公沈教授后袅袅娉娉走向人文楼的那几分钟里，也就是说，孟渔的性生活，现在是和朱茱一起过的，虽然一个在窗户里面，一个在窗户外面。